郵政特准掛號認為新聞紙額

900000000000000

一部。一部。改為兩日刊。零

最

報

爲

兩

本報優待舊定戶層時

出版期前來費預定•定一册送一每册實價大洋一角五分•寄費不

集派

將

的

舞

寒一次見面 一次見面 一次見面 一次見面

現朱已天

付石印著

結等 排 指 所 及 音 的 了 議 名

張枕綠王立方合作

窮的喜悅。 了。」俊生對他父親說着。 開了一個演說會。所以回來得晚 『爺。你可等得慌麼。今天學校裏 很急促的望老年人那邊走來。老 街盡頭一個小兒。背着一個書包。 鐘了。怎麼他還不回來啊。莫非他 種不耐煩的神情。『這時已經五點 念着。兩道滯鈍的目光。不住的向 派歡樂的神情。 …。」老年人沒有秩序的這樣想 條街上。被温和的空氣籠罩着。 個老年人佇立在門口。 八瞧時。正是他的兒子時俊生。 裏張望。盼望他兒子回來。

很温和的一吻。 枯無血色的嘴唇。向他兒子額上。 着。老年人含着慈祥的笑容。把他 他走近父親身邊。 這一吻直教俊生 把頭高高的仰



磨滅的。 心中感受着慈父的恩惠。 是不可

這時候路旁一株古樹上。 好似訴他自己沒有老鳥的翼護。 的一只小鳥。對他們不住的鳴着。 在巢中

> 羡慕俊生却有慈祥的父親。

露出一派輕狂的神情。 學校裏開了一個演說會。 『我愛。你可等得饶麼。 得晚了。」俊生對他情 瞧時。正是伊的情人時俊生 樹蔭外一個少年。携着一根 很急促的望少女那邊走來。 園門口張望。盼望伊情人到 念着。兩道流利的目光。不住 他……。」少女沒有秩序的 五點鐘了。怎麼他還不來啊 出一種不耐煩的神情。了遺時 一所公園。被貼舊的空氣節 個美貌少女枯坐在樹陰下

最小第十四號 第一張 良晨好友社印行

……第一張……

良晨好友社印行

凑着。伊含着羞澀的笑容。把伊美他走近少女身邊。把臉兒近近的 似櫻桃的嘴唇。也凑近些。兩個兒 **应抱着。很熱烈的一吻。這一吻直**

最小第十四號



刻骨難忘的。 教俊生心中感得情 人的施與。

這時候有一雙燕子。 捉對兒掠過

他們的頂上。

種不耐煩的神情。「道時已經五點 張望。盼望伊丈夫回來。 。兩道無力的目光。不住的向窗外 鐘了。怎麼他還不來啊。 莫非他: 一間臥室。被昏悶的空氣籠罩着。 。」少婦沒有秩序的這樣想念着 個少婦悶坐在臥室中。現出一

『我愛。你可等得慌麼。 室。少婦不待瞧見。早知是伊的丈一個少年男子。懶洋洋的走進臥 夫時俊生。

妻子無窮的失望。 流露出一派沒與的神情。直教他 來得晚了。」。俊生對他妻子說着。 他走近妻子身邊。

把臉兒勉强的

若即若離。淡淡的一吻。這一抹胭脂的嘴唇。也凑近些。面



是這樣無味的。 教時俊生心中威得

公司裏的事情特別加忙。所以回

今天因為

破逼寂寞的境地 這時候隊室門口 一只貓兒。

集說小篇短●作創綠枕張

同夢

篇六廿容內

如 錄

兩父之間 影上爪痕 榮譽與健康 一轉念間

窗外之人

十七年後的

燈前之酒

陽春殘華 目前

毀 診 雪 臀 費 匠

一塊肉 弔偶

▲無出其右者 「無出其右者 「無出其右者

藝術與慈愛

美境的破滅

操縱

隔室

報 本

號三十第至號-

篇 餘 百 一容內 下如錄摘 目

樓頭門 次· 頭等產室中 **澳再小向紛** 肩睡愛晚擾 痛苦者… 將來: 官迷 洞山之鼠… 白百合花: 花生米包纸 汽車裏面· 的街市 挺漬 短管 朱張 張 樓 何 沈 孝 枕 枕 瘌 鳴 蛙 ·朱秋鏡 朱天石 朱維基 小說文字和女子 小說根本論 和包朗的命 定全年者亦可 氏記吻之眼· 艮晨好友社白 一號至第十三號份 心枕唐枕枕寄天畏瘦鳳寄園綠聽綠綠塵白廬鵑雲塵 天白

請聲明由最小報介紹。只收大洋五角· 此書最新出版。每部實售七角

函購寄費不加。郵票十足通用

◎上海新碼頭裏良晨好友社獨家發行

年人瞧時。 很急促的望老年人那邊走來。老 街壶頭一個小兒。背着一個書包。 四下裏張望。盼望他兒子回來。 種不耐煩的神情。『這時已經五點 鐘了。什麼他還不回來啊。莫非他 念着。兩道滯鈍的目光。不住的向 ……。』老年人沒有秩序的這樣想 一個老年人佇立在門口。 正是他時俊生自己的 現出一

『爺。你可等得慌麼。 丁。」他的兒子對他說着。 歡悅 一派歡樂的神情。 一個演說會。所以回來得晚 直教他無窮的 今天學校裏 流露出

仰着。他含着慈祥的笑容。把他枯 他兒子走近他身邊。把頭高高的

無血色的嘴唇。向他兒子額上。很 温和的一吻。 這一吻直教他自己



壽的。 心中。威得小輩的承歡。是延年益

▼ 互欺 尹節我 姜慕俊生却有可愛的兒子。 的一只老鳥。對他們不住的鳴着。 好似訴他自己沒有小鳥可解悶。 這時候路旁一株古樹上。 在巢中

做。倒跑到新世界去聽唱兒去 老爺…張三。 倒真寫意啊。 你放着家裏的声

張三…老爺呀。你不要來冤好 我明明看見你穿得很乾净。 能。所以不曾喊你。你倒要在 老爺…你還要在我面前狡賴 前狡賴麼。(冷笑) 由應裏聽名花會唱。我本想的 的。小的始終不曾去過一趟啊 的。後來一想還是替你顧點 一個很時髦很俊俏的女子。

老爺。侍候老爺去的。 張三…(很慌恐的神氣)哦。 小的果然去的。實在是預備

老爺…(微笑)你又來撒謊了 始終不會去過一趟。你又幾

最小第十四號 ·第二張· 良晨好友社印行

……第二張…

良晨好友社印行

張三…(諂笑)老爺。 着我。侍候我到這等地方去呢。 最小第十四號… 你也不用購

小的了。老爺既說不曾去。怎麼又 會看見小的在自由應聽唱兒的呢 小的實在是明明白白看見老爺

老爺…(臉微紅佯怒)混蛋。我同 你撤什麽謊。你說看見我的。到底 在什麼地方看見我的。

張三…

着一個很時髦很俊俏的小姐。

侍候我呢。 老爺:你既看見我。爲什麼不來 前排座上聽唱兒的。是不是。

張三…小的本想來侍候的。後來 髦小姐譏笑。 想。恐怕小的這樣子。叫那個時 又怕老爺要說小的

子呀。 ▼反常公 來討厭。實在也是替老爺顧點面不知趣。因此未便到你老爺面前

小的在自由廳看見老爺帶 在 沒有人 無非說些早起早眠。絕然慎食的 做一篇衛生百法。登在新聞紙上。 處地方的人。益發崇拜他了。却從 話。還添上些駭人聽聞的法子。各 白去垢心裏萬分得意。第二天便 垢的大名了。 百。這一來。弄得人人都知道白去 聞紙上。都登載着幾行大字。叙述 聽聞的衛生百法。 處地方的大小人等。一傳十。十傳 衛生大家白去垢的歷史。於是各 忽地有一天。 去試驗過他新發明的瞭 各處地方的大小新 沈井· 所以白去垢始

> 過了一個多月。各處地方的 終是一個衛生大家。 大字道。 新聞紙上。忽又印着幾個絕

死。 衛生大家白去垢先生昨

。气喂 演說些衛生的利益。 模樣。你去我來。紛紛站上達 男女。做出挺胸凸肚昻視闊 敬的行三鞠躬禮。還有許多 在正中。一例的脫着帽子。恭 個追悼大會。將自去垢的照 分注意。便有一般好事的人。 這十三個字用黑邊圍着。今 **灰。就有擅下未曾受過教育** 們。一齊拍手鬨堂大笑。高聲 白先生不是一個大胖 **澠上**機

聞遺幗巾

封面是

愛

枕良 綠晨 祉好 會友 小社

說發

(尚有二十餘篇不及備載)

函每 購册 加售 寄大 費洋 二兩 分角

作

此書內容共分十編。

每編有名

窗

影•莫助辭•刊僅生日宜詩•或窗深•分人仗
•冷逆清•務載有•綠低文不則紀•言六知廣

◆下如錄目容內晨良▶

筆有戰兩話一夫燈東南著佇太 尖後勝可還天妻下遊遷作立麻 安紀之未中易:家原 的念間完的工的 好路到 間 沒塔到 間 親 家的知行 ▼短篇小說

朱周聽朱樓沈張朱沈范程張張徐何 維浩潮天劍井枕天井烟絮枕舍阜海 基泉生石南蛙綠石蛙橋禪綠我呆鳴

函購加寄費二分。 此 共出五 請閱下列內

容目錄。便知值得買來一讀了。

過要活到二百歲麼。爲什麼他老 。不是大衛生家麼。他自己不是說 那樣的攝生有法。保可以長壽。不 見得世界上的人事。變變幻幻。終 只是膛着兩只眼睛呆瞧。便有幾 演說家給問住了。弄得啞口無言。 人家三十 怎能將白先生要活二百歲的話一 大有不測風雲。人有災祥禍福。可 口咬定呢。照白先生自己預料。他 個機警的人。代着答道。『咍。你們 ^能着。要知道從前有二句古話道。 定的。况且生死有命。你們 歲上就死了呢。』擅上的 白去垢自從得了衛生大家的頭銜 後來。分外起勁。盡心竭力着實去

過疾病要來。他怎能抵禦呢。」擅 的生死。本是靠命運的。怎能靠着 的人又一齊拍手叫道。『妙啊妙 原來你們也說出來了 人。人

> 穿了。」這追悼會就一散而盡了。 得活龍活現。要活幾歲幾歲罷。我 各處地方的大小人等。 聞紙上。都登載着這一回事。並將 過了二三天。 們別再把未來之事。信口開河。說 白去垢的死狀說得明明白白。把 衛生呢。孔夫子不說隔夜話。勸 們在一個多月前。還相信白先生 生百法。現在可把西洋鏡拆 各處地方的大小新 肚腸都笑

研究衞生。 來望他。鳥汚穢本叫鳥和威。因為 微鏡回來。恰巧他的岳父鳥汚穢 一天他去買了一塊一千倍大的顯

> 汚穢。鳥汚穢心裏也不分於 就從兩條腿上帶來許多金 生着疥瘡。兀自淌出膿血。 裏的臭乳腐一式無一。加 領。牙黃的顏色黃裏透青。 條黃濃鼻涕。一收一放。活 二字聲音相同。 腿。又爛得惡臭。他進門的 就像幾根黃蘿卜乾。 吊桶。有時鬍鬚被鼻涕凝結 十多歲了。是一個癩痢頭。 也承認自己是汚穢的。他 他生得汚穢不過。 兀自嗡嗡嗡吆喝着。似乎 (三次登完) 人家就 和威又 流着南五 他的下 住了。 上滿身

我對於今 希望 說更

……良晨好方社即

最小第十四號 第二張:

第三張: 良晨好友社印行

最小第十四號:

也將停刊。雜誌界就冷靜了不少。停刊。(出至三十六期)游戲世界 自從去年春天。各種小說雜誌。風 是作品太壤麼。也許是的。在去年 做小說的人。更當懺悔懺悔。 這是什麼道理。我們平心地一想。 名字。雖是書賈催促出貨。來不及 怠於精心刻劃的寫。 我以爲現在雜誌的消沈。 得承認的。 精製。也是一層大原因。但是作者 。禮拜六停刑。星期停刑。 半年。各雜誌上好作品似乎太 大都是賣一個做小說人的熟 來。只有一年。局勢大變 我們 不過 自己總 快活

資本家。應當覺悟。千萬不要再自 「禮拜六派」的小說。是卑鄙齷齪 ▼ 誰做黑幕小說? 書賈走正途上去。雙方互助。各收 是否卑鄙齷齪。是否非人道的。是 大去理他們的。因為我們的小說。 界也當別出心裁。勤懇進行。規勸 作聰明。以機械待著作界。而著作 過於供。不過以後中興了。書業的 很多。現在未停刊的幾種。還是求 的非人道的黑幕小說。我們原不 價值。只要有羣衆的觀覽和批評。 料那些以提高小說藝術價值的新 否黑幕小說。或者是否有文藝的 他們的罵。原是極少有價值的。 部份新式圈點的小說家。 張舍我• 常說

> 文學上佔據很高上的地位 「鷄姦」。讀者不信。請看「飢 而到底誰是做黑幕小說的 圈點的小說。 郁某的專集「沉淪」 一書。 誌第一二兩冊內郁某的小 男的同性戀愛。簡直說一句 事。甚麼提倡獸性主義。描 性慾主義。專門描寫男女 文化小說家。(?) 他們不是說 竟會專

有生命的小說。到作者死為 限的小說家。 不死。沒有生命的小說。一 死。甚至有一脫稿就死的。 儲蓄生命的所在 還是留些生 夜。 他還

時的。也許在夏天。便得中與。

好作品出現。

因為看

店



吃。 乃。 陳。 惟。 東。 東。 是。 梅。 生。 一發行所 東。

二▲一▲ 號在期第 舉四開三 行月標十 華 商 蓄 儲 東 亞

太合蘇分倉肥州行

電報掛號 長沙 杭州 揚州 温州 天 通 化 如阜 來下掘清常錦開鹽安南安蜀港江州縣封城慶京

雲瀏和九常南南河縣江熟昌

排式美觀。印刷清朗。出貨 。代爲細校。郵送之費。做 。代爲細校。郵送之費。做 需印之件。加以說明。函寄 上海新碼頭裏良晨好友社承 上海新碼頭裏良晨好友社承 上海新碼頭裏良晨好友社承 治尤妙) 訂辦理可也。 (本埠駕臨面

切零星印件

即日承印

良晨好友祉新設承印

部

承印書籍報章

馨上 德海 坊實 七山

零零三九

總理



夫婦稱呼 張枕。

《若要引人與趣。博得學者頭銜。 所决爲難。就有幾個先覺之士。以 總是幾句老生常談。要領未得。 問題。可是幾個大問題。說來說去 《新文豪教人少談主義。 提出幾個新鮮好玩的問題來研 多研究

> 問題。 各稱名字。 相稱。 主張在名字後。 應以兄妹或姊弟 研究了。(曾見某 來不成問題的夫 日報。)有的主張 婦稱呼。也變成 有的主張 大家加以 有的

究下去。人生百載。歲月幾何。唉。 。有何審定的必要呢。要是這樣研 可隨便。不相拘束。正足表示愛情 連帶先生或女士的尊稱。聚訟紛 哈哈。文丐這個名詞。近來竟通行 紜。莫衷一是。其實夫婦稱呼。 一塊文丐的牌子

什麼話。只得支吾道。我這個女

最小第十四號 第四張: 良晨好友社印行

第四張:

艮晨好友社印行

與你手下那些乞丐有些不同呢。 最小第十四號:

丐頭道。既然稱得丐。總是一樣的 等那丏頭走後。我不覺嘆道。唉。 模樣。也不像是個乞丐。想來是鬧 面。把牌子取了下來了。 得頑的。不如把那塊牌子取了進 水。免得招人之疑罷。不然。 **呉要干涉了。我無奈。只好當着他** 總要受我的管轄。不過我瞧你的 我可

不及一個丐頭麼。 7草含嗔花欲語。恁惡心情。 送個 兒去。縱有柳絲千萬樓。也難留 別意調寄明月生南浦 。難道新文化老爺的勢力。

> 疊樓臺。一疊相思處。除却天公難 絆車兒住。 作主。求他下個連朝雨。 反前意前調 望斷金閶門外路。 華 華

給我一個文丐的好頭銜。誰知竟 被這個可惡的丐頭。硬生生把來 道先生。 連花街柳巷平。友曰。程明道爲道 學先生。决不致沈浸邪狎如此。予 予戲謂友曰。子亦知明道先生。流 終須去。芳草天涯情一樓。等閒絆 五號。其隔巷適名花街也。相與大 得心兒住。 自主。求天快住多情雨。 幕樓臺。倚遍闌干處。早識留他難 曰否。予所云者。乃小說家顧明 相對含顰愁不語。仔細思量。到底 花街柳巷 彼所居為蘇州柳巷三十 記得綠楊堤畔路。日 鄭逸梅•

承那幾位新文化老爺瞧得起我。

先生對學生說道。『一個人到了 有到十六歲的。難道是狗是貓 生立起來辯道。『那末現在我們沒 六歲。可算成人了。」有一個小與 成人

微微

部人 屢聞男兒之名和尚。 而去 昌洋行謝永柏) 想閒文編輯先生必有以教我。 聞有以尼姑名女兒者。此何故 命名和尚之故

顧名思義。稍守色相之戒歟。女 容諱。命名和尚。乃欲其長成 世間男子。較之女子爲濫情。此 何所取義於尼姑。(編者)